踏雪而来

在雪里跨年，别有一番滋味。

旧日的种种，已被大雪掩埋，而倔强的生命，正从雪下钻出。

这似乎正印证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意义。

多雪的北国，有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

白皑皑的空阔，澄明而寂静。

脑海中一些风物踏雪而来。

其背后，却隐约有“精神”二字。

剪雪裁冰、一身傲骨是中国精神；踏雪寻梅、修身立德是中国精神；大雪践约、诚实守信是中国精神；程门立雪、尊师好学是中国精神；踏雪咽毡、不屈不挠亦是中国精神。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所展示出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团结爱国、勇于创新……的中国精神，是文艺创作开掘不尽的富矿。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这一重要论断，道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要求，也为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在创作过程中，执着坚守必不可少。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重要文章中，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最后达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

渐进、渐悟、渐成，像极了雪下倔强的生命。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正笔耕不辍，用自己执着坚守奉献人民，他们于细节之处去开掘中国精神，创作文艺精品，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

生命在延续。

精神在传承。

在雪中，我们积聚力量，向往明天。

毕竟，有了莽莽银白，终会有一碧千里、遍野金黄。

让雪花纷纷扬扬。

雪冬辞

□清明

白皑皑的空阔。那种空阔
风掉到如坻的雪原上都能听见
给苍茫点缀上典雅
未被雕琢之美，泛着想象力的光芒

偶遇暖晴冬日，蒙古包顶的雪融化
沿着棕绳滴落，渐渐凝成冰溜子
闪着淡淡的悲伤
各种念头或者思想，白毛风一样乱窜
芨芨草在荒寒中
低着头，向肃穆的洪荒致礼

冻死的兔子，是慷慨奉上的祭品
高天有鹰，低处有狐
一切都那么干净

远处凸起两块黑石
像一个人神秘微笑的酒窝
草原被压缩成弹簧，等待
脱离束缚后开始膨胀

当一个人站在这浩荡的静寂之上
蒙古包烟筒像卡普兰一样，一口一口吐着烟圈
一个小火星，一个念头

在长久的孤独之中。把恶狠狠的苍鹰
看成老母鸡
把星夜里草原狼荧荧绿眼，看出善良的光泽
把黑黢黢的山头，看成撒黑乌勒散
就连成群乌鸦扑啦啦的翅膀，都忽闪着灵动

体会自己周身血液毛骨悚然的温暖
才发现，我是真正的诗人
虽然自己，丑陋无比

天气太冷了
古日格斯太低头喘息
无数匹乌珠穆沁白马拥挤在地平线
白桦林是白马群甩动的尾梢

狐狸把雪兔堵在乌呼森山谷
弯月是挂在草原颈项的狼牙
白毛风把水泼在雪地上
使劲磨呀，磨不损蒙古刀
呛啷啷出鞘之声
让日出日落染上红祭之光

你看呀，一峰骆驼拉着雪橇
把长长的冬天犁出豁口
苏鲁锭、安代舞、吐拉嘎、长调
火星一样迸溅出来
一只又一只冬羔扯断脐带降临
青格里的穹庐不会寂寥

牛残骸在黑夜隆起
肋骨发出弯刀的铮鸣
敲打荒原之鼓
看萨满舞蹈
石头人喝了一碗酒，活了
半拉山盯着海日罕冰封的河道，收进毡包
煮成一锅热腾腾的蒙古面条
把寒气从阳坡的柳湾子里逼出来

牧马人站成冰锥
被岁月锤进北方的胸膛
每一条绽裂的缝隙
钻出顽强的生命
头足相抵，没有姓氏

飘雪的晚上

□刘泷

此时此刻，一团桔黄的台灯光，犹如琥珀摇曳的光晕。那个飘雪的夜晚，又飘进了我的脑海。

差不多四十年了，那个难忘的岁尾，难忘的元旦之夜。

所有的故事都应该发生在雪天，就像青春之歌的发端。春天拉开序幕他们相识，夏天是他们欢歌的时候，秋天深沉地在哲思的潜流蛰居，到了冬天，他们仿佛室内的石榴、室外的红梅，熟稔、怒放。这时候，雪会准时降临，为他们设置白色的悲欢背景。

剧之终，就像在舞台上，人们站起身，作短暂思考，将自己从那些编造的乌托邦里抽身出来。

是啊，可以篡改海子的诗：明月如镜，高悬在高原，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前行时候，你的遭遇，就像流水，就像固执的时光，谁也无法幸免。而在被迫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绝境，谁都要包裹好自己，像只刺猬，或者像只握紧的拳头。但凡有一瞬间向这个世界打开自己，让往事逆流而上回到笔端，那么，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谁都有为起跳暂时蹲下来寻找踏板或支点的过程。我从部队复员的翌年，到锦山近郊的一个苗圃当临时工。苗圃不大，有一爿平坦如砥的园田，可以源源出产葱绿的树苗。这样，我们青年，在疲惫的劳作中羁縻脱颖而出的憧憬，因抛却了悲愤、戾气而意气风发。

我们这些临时工，四个女孩，李和杨来自县城，马和柴，爸爸是苗圃正式工，三个男生，石、李强和我。

偏偏，是柴的爸爸管理我们；偏偏，柴是女子里最俊的女子。不知为何，柴爸爸总是黑着脸看我，好像我是一只鹰，随时要叼走他家的闺女鸡仔。我其实依恋着马。马是回民，善良，知道我爱读书，总是隔三差五拿给我一本。

元旦那天一早，石的叔叔坐吉普车来了。他一挥手，好似利刃斩乱麻，说，晚上聚餐、联欢！但是，白天嘛，要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你们去山里捋桦树籽儿，明年也好畦桦树苗！

七个青年，钻进卡车，跟随老柴，出发。

目标在马鞍山深处。

路，蜿蜒向上，给人拽着绳索攀登的感觉。

马鞍山上好风光。一个个峰峦陡峭、傲岸，其上嵌着更加凛然、傲岸的黑松。那些山，肃穆，灵动，像佛，像诗，像哲人，都是禅意的、有生命的。还有一巨石，仿佛吠天的狂犬，毛鬣飞扬，唇吻怒张，双足抵地。喜感的是，居然有一只喜鹊，伫立在狂犬耸立的耳尖，披着阳光，唱歌。

像老牛一样喘着、咳着的汽车，终于停下来。

果然有一片如画的桦树林！白桦，籽桦。白桦亭亭，籽桦黝黑。或纤细，或粗壮，或笔直逼天，或枝干虬曲。恬静，自信，随遇而安。四周邻里，无非落叶松、黑松、椴木、橡树，俱是孤傲、自得、不肯随俗的气质。

老柴拉过司机，对我们说，你们四个，上树！又对李杨马柴说，女的，在树下！

柴竟然蹭到我身边。老柴却像风，呼地刮过来，抓着我的胳膊说，你，上这棵树。他把我抓到一棵高、粗、雄壮的白桦边，并不忘叮嘱女儿，你，和司机一组。

我一个打小爬树掏老鸹窝的男人，岂有惧意？我三窜两窜跃上树冠，将篮子挂于树枝，一把一把，捋起白桦籽来。白桦籽有些像榆钱儿有些像棉籽，一帘子弹一般缠缠绵绵。

很快，篮子被充满。我将一根长绳拴着的篮子迢迢悬垂于下，马接过来，顺手倒进身边的麻袋。

我知道老柴不待见我，怕我与他女儿沾边儿。其实，我愿意与马搭伴儿。柴虽然芙蓉如面柳如眉，玉齿笑靥挂春风，但其妖冶，总让人念及王熙凤。而且，老柴长得让人不敢恭维，他脸谱化，嘴还尖，有一颗长长的獠牙，像动画片《半夜鸡叫》的周扒皮。

应验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话。很快，我们四组，采撷了八麻袋桦树籽，都从树上跳下来，系好袋口，扔在车上，满心欢喜，准备打道回府。

一直在林荫中水光波影般斑驳跳荡的阳光躲在了天边。天，倏地就暗下来。

这时，猝不及防地，有乌云压在树梢。与此同时，大雪撕棉扯絮一样，嗖嗖，骤然就飘落下来。燕山雪花大如席，雪粗暴，不是下，而是盖、捂。即刻，地面一片浑白，像铺上了一片奶，一片荡漾的水银。

老柴说，快发动车，快走！

我们皆跳到车上。

可是，车发动不了了。

哎哟，柴油漏没啦！司机的汗都出来了，让雪一泼，头上蒸腾着一团浓雾。

恍惚间，气温陡然跌落。我们跳下车，无奈地在地面跺脚。

老柴跑到一棵蓊郁的树下，拢一堆杂草、树枝，边点燃边吩咐，李强，你们三人下山，去叫人。

行前，他见我衣着单薄，就脱下身上黑旧的大衣，扔给我，硬硬地说，穿上，别冻死你！

此刻，不知怎么，我无端地想到《红楼梦》里的醉金刚倪二，“虽然是泼皮无赖，却因人而使，颇颇的有义侠之名。”不禁心里一热。

走出森林，走出峡谷，暴风雪居然停了。雪深盈尺，膝下仿佛坠铅，每一次驱动脚步，都沉重得像推着石头上山。

月亮正迎面高悬天空。这是一轮呈红色的大月亮，照得人满眼生辉，使我们在雪地的黑影拉得更长，显得更黑。

我瘦弱，加之劳累、饥饿，走着走着就落在了后面，吭哧吭哧急喘。我说，你们走吧，别管我。

他二人说，那怎么行？山里有狼！

好像应和他们，竟从山谷传出一声惊悚的狼嚎，并且，路边的树上，鸱鸮也在诡谲地怪笑。

二人拉着我，踉踉跄跄，趱行。

终于，听到了山下村庄的犬吠。这时，一道手电光洞穿了黑暗的凝重，照射过来，喊，李强！

是小马的爸爸大马，带人来寻找我们了。

等我们全部走出山外，殷红的太阳已经慢慢地在明净的天际升起来了。

不久，村里分田到户，我回去耕耘……

那一年，读加缪《夏天集》的一句：在冬天我终于发现，我身体中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不由心下一惊，遂脱口而出：在四季，我终于发现，我身体中有一个不可战胜的隆冬。

大约三十年前，我送妻子去工厂上夜班，见李伏在机器上加工橡胶制件，她瞥我一眼，继续掀动着机器，恍若无人；三年前，在一家小饭店，邂逅店家李强，我问，他们呢？他摇摇头，你走后，大家都散了。我问，看见小马了吗，那个圆脸的女孩？他说，也没有。我说，在你饭店，我买单，咱们聚聚吧？他说，上哪去找他们呀？据说老柴早入土啦！

也是，这个世界有些人与我们在某处相遇，又因并非同路而各自踏上飞往各自未来的不同班机，对于生活来说，始终保持那颗温暖的心或许就足够了。

雪日子

□张金刚

“冬雪雪冬小大寒”。我是迎着呛人的寒风，默诵着节气歌，巴望着与冬雪美好相遇，乐过一段雪日子的。想来，清雅逍遥，甚是欢喜。冬愈深、天愈寒、心愈盛，恨不得明早拉开窗帘，便被白茫茫一片亮瞎眼，勾了神，随雪而去。

雪，最好是在傍晚掌灯时分，开始纷扬才妙。一日浮华褪去，冬夜如墨般开始晕染，恰逢雪儿凌空旋舞，飞临人间：蒙了城市、蒙了乡村、蒙了人迹罕至的山野河湖。因盼了太久，我愿唤这来迟的精灵一声“珊珊”：我也是要奔出门外，仰天举臂，陶醉地迎接一番的。雪日子，来了，真好，这才是冬天该有的情致。雪夜，充满想象，催生了丰盈的雪梦。

雪日子，岂可慢待。黎明时分，雪梦初醒：听闻窗外万籁俱寂中，早起学童们欢悦的叽喳渐渐密集，沿着覆地的雪面远传而来，初判这雪下得不小，落得很厚，“雪梦”是可以成真的了。

雪，最是抢镜，随处双手搭个取景框，便是大片儿。既喜“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阔，更喜“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柔润。我愿将自己裹成面包，在雪地里“慢滚”，咯吱咯吱地去踏寻雪后的细碎诗意。

那两尊蹲了百年的石狮子，又迎新雪，刚柔并存，静默无语，与岁月相守不老；小河仍在静水东流，犬牙差互的冰面覆了雪，即将封河，归于沉寂；冻得通红的柿子，顶着雪帽，在枝头招摇，与莽莽群山相映成趣；被雪压弯的松柏，仿佛随时要如狗儿抖水般地簌簌抖落积雪似的；伸手接一朵雪花在手，六出飞翼、玲珑剔透，宛若仙女的玉簪……猛回头，那一串走过的脚印，又迎来弯弯曲曲一串行人，正被摄影师用镜头对准。

童年的幼稚游戏与简单快乐，被雪唤醒。堆雪人是保留项目，小区内、街巷里，滚雪成球、摞球成人，插笤帚为手、戳萝卜为鼻、点煤渣为眼、盖水桶为帽，活脱脱一个大白、一个蓝胖子、一个加菲猫、一个儿时的自己，蹲在那里等待点赞。雪地扣鸟，也是极好。被雪夺了粮草的鸟雀，这时最慌也最乖，奔着米豆就去。扫雪、撒米、支筐、扯线、观鸟、拉线、扣住、抓鸟。这一串流畅的动作，是哥哥教的，也是少年闰土教的；抓住又放飞的小鸟，如是信使，穿越时空与童年重逢。打雪仗、滑雪坡、放雪炮、摇雪树……雪日子里，所有人都忘了年纪，成了孩子。

因雪，不宜出门，生活忽然闲适了几分。一个人窝在温暖的房间，雪却占据了整颗心：做些小事以赋闲情，惟恐负了这飞雪时光。若在农村，定与火炉靠得最近。将炉火捅得旺旺的，坐一只水壶，静待冰水咕嘟嘟开花，鸣响壶哨，也懒得去管，任水汽弥漫：炖一锅菜、熬一锅粥、蒸一锅馍，静等串门儿的家人归来。红薯、土豆、花生、馒头片、南瓜籽，围炉烤着的那圈儿零食，既养眼又暖胃更称心，不时闲吃占嘴儿恣意消磨。如若再配一首悠然的曲子，泡一杯清淡的香茗，读几段走心的文字，那真真是人间最好时节，妙到无法形容。

独乐，情趣盎然：邀宴，亦是酣然。清酒配雪花，能饮一杯无？无用的朋友，毫无顾虑地欣然而聚，吃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雪天能你我一起。寻一家临街雅致餐馆，拣紧靠落地窗的座位坐下，涮顿火锅，最是应景。窗外雪花飞舞，行人寥寥：馆内鲜汤翻滚，食客熙攘；这一寒一热、一静一闹，将雪中宴的气氛烘至正浓。你夹起牛肉羊肉、菠菜茼蒿、豆腐粉条、面条水饺开涮，我就着天下新闻、坊间段子、陈年旧事、彼此软肋开涮，提箸举杯间，将美味、真情涮在锅里，融入心底。

雪停，初霁。农人拿起扫帚，攀着梯子，上了屋顶；一点点将积雪扫至屋檐，轰地推到院中：城里人三五成群组织扫雪，嘻嘻哈哈地扫出漆黑的路面，笑看车流穿梭。雪，敏感地在暖阳里羞涩退场，白天顺瓦口滴落，夜间沿屋檐凝冰，一来二去、反反复复，大地由一派素净，到一滩泥泞，直至干燥如初，仅背阴处有白雪积存，昭示着雪儿曾经来过。

雪日子，是时令自然的恩赐，既是漫天飞雪、喧嚷燃情的大日子，又是雪花怡情、静谧娴雅的小日子，更是点亮生活、妙不可言的好日子。漫漫严冬，在渴盼雪日子、乐享雪日子的轮转中，一点点与之告别，迎来并不遥远的下个初春。

白雪一地映亮时光

□关福财

冷是可以听到的。风踩痛枯寂的草木发出凄厉的尖叫。

一群雪猝不及防已蹲坐在冬季的门口，日子开始变得瘦弱而苍白。

走进白皑皑的旷野，我和雪相视无语。不想谈风光，不想谈沧桑，只想慢慢地读懂雪冷冷的目光里有些手足无措的时光。

雪此时正一点点超度寒鸦翅膀上黑色的光芒。山坡上一棵孤零零的老榆树，被一群瑟缩的麻雀紧紧地抱住，它们是一群不肯凋零而被冬天劫持的温暖。

一颗尘世的心只交给冬季，让一只猎取时光的雪豹慢慢疗伤。

一片沉默的小草正倔强地挺起卑微的脊梁，推开面前的萧索与空旷；太阳宛若一面巨型的战鼓，被小草慢慢地擂响。

雪里红　　李陶　摄

雪落在大地上

□曹文生

大地昏睡了一天，终于醒了。

雪，带走了一切昏黄。我不知道如何形容昨日之况境，灰，执于天下。那些秩序，一旦带着灰蒙蒙的影子，似乎都多了一些神秘。冬天的神秘，都藏在节气里。一个接一个的节气，把日子过得有条不紊，有声有色。

许多熟悉的事物，都摊在这灰白的人间。在山上，在平原，我遇见的一些鸟，都披着灰衣，或许从环境学的角度，灰就接近于冬天的本色。万物指向于灰，大地辽阔，枝叶落完了，人间更加舒朗，拂晓与黄昏，一株落光叶子的树，两枝条夹着一落日，有趣极了。或许，稀疏与灰白，就是一种绝配，入冬有些日子了，黄叶都暗枯，也成了灰，抬头，那屋子上的蓝瓦和院子里的蓝砖，也浅了一些。上面落了一层霜，薄薄的一层，像女人擦了一层淡粉，素雅，清冷。

许多人不喜欢冬天，认为它过于松散，日子也没了秩序，农家没有农活，他们顺从于冬天，不再折腾了。拂晓之后，是动物的世界，鸡鸣于树，狗吠声灌满胡同，白鹅嘎嘎地叫，一院子的动物声，撑起了冬天，人呢？人躺在床上，潜意识里，想的是又该做饭了，真愁人，烹饪，烧汤，紧接着就是刷锅，锅碗归位。

松散，是一个可怕的词。人，紧张着，倒也健康着，一旦懒下来，各种疾病都来了，这个骨头疼了，那个器官不舒服，人间的冬天，似乎像一个巫师，把一切正常都移了位。

勤快的人，已绕着村庄溜达了一圈。我觉得，溜达一词，最符合村庄的本意。城市，节奏太快，匆匆地去，匆匆地来，就算有，也是锻炼身体的人，以跑与快走为主，已经没人通晓溜达的精髓。而乡村则不然，踏着鸡鸣声，环绕村庄，边走边看。一草一木，都各得其所。乡村，没有多余的事物，胖大的白菜，清贫的萝卜，都躺在土地上，被许多眼睛认领走了。

现在的人太累了，许多人都说，多希望能够过田园生活啊！我再想，田园生活有那么好吗？交通不便，入冬，冻得瑟瑟发抖。还是城市好啊，各种时令鲜蔬，都躺在菜市场里，微信一扫，就可领回家去，烹煮煎炸，任由自己。乡村呢，除了能多伸懒腰，接近草木山林外，似乎也没有多少优于城市的地方。

一场雪，落下来，一切都变了。

城市太热，盛不住雪，雪化了，像一个人头上长了癞疮，这里一片，那里一片。温气，从土地里升腾，硬是把雪花搂在怀里，一溺爱，雪就化了，似乎是爱太甜，有点腻。城市道路的格局，少了那种白雪苍凉，似乎高楼灰暗的墙，黑黝黝的路，把一个城市涂鸦好了，我想，如果一个城市，少了一场盛大的雪，人间就少了一半的美学韵味，雪落下来，诗意就围在里面。

乡村呢？当狗叫着退回狗窝里，天空突然亮了，真是雪花大如席，片片都落在大地上。大地辽阔，白雪苍茫，一个村庄，都蒙了头。那些小动物，也出来了，这些行为艺术家，在上面画出自己一生的安宁。世界那么安静，就连雪窝里的风，也睡着了。

鸡鸭鹅，叫得太是时候了。它们的叫声一起，田园就来了。许多人，反复提及，在城市太累了，要去乡村，过几天田园生活，把疲惫不堪的影子，煮在一锅粥里。

雪，落下来，世界就小了。

小成了一炉火，小成了一盏灯，小成了一本书。我们成了什么？是火苗，是文字，还是一个无限放大的欲望，我不知道。

月亮升起来，把白照得更加白了。我们是白雪中的影子，带着酒气，或者说我们带着几千年来所有的惊艳，等待灵感去捕获它。

父亲，不知道这些，他心目中的大雪，是劳累，是不该落下来的惊恐。天一放晴，就该铲雪了，一身的汗水，只为了一条小路。

当别人期望大雪纷飞时，我在大雪之中，写下了许多熟悉的味道，譬如：安好，温热。人间所有的气息，都指归于冬天，指归于大地。我在冬天的门槛上，等待着登东山而小鲁的人，等待着爬上大雁塔而像个伟人望望大地的人，我活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无知者。

其实，当我们拼命追求田园的时候，追求诗意的时候，我们已经违背了我们的意念。我们是一个影子，一个依附于欲望的影子，我们从古人的智慧里，剥离出一句话：心若安宁，哪里都是田园。

雪落在大地上，像落在我的梦里。

北国风光